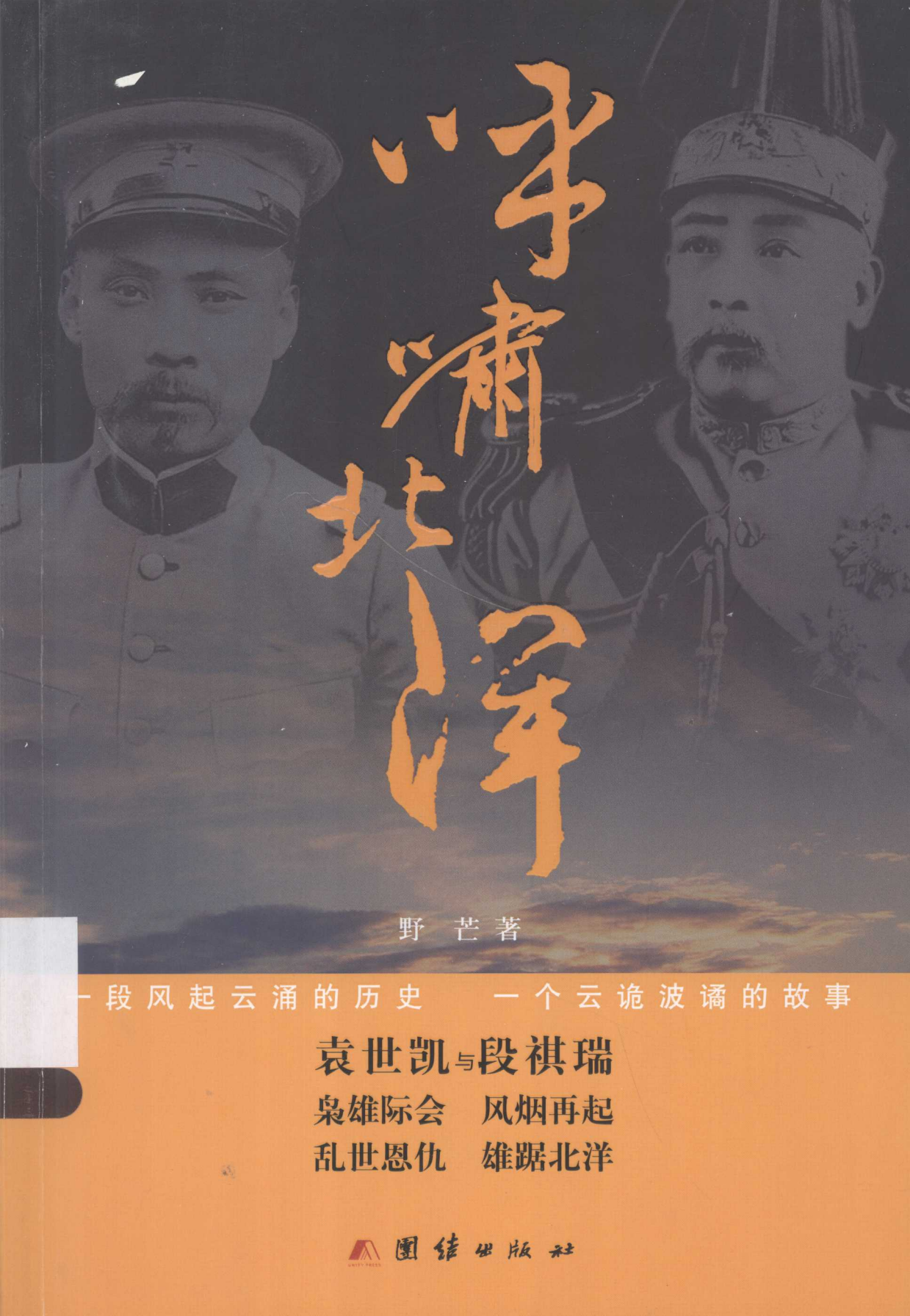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北洋

野 芒 著

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      一个云诡波谲的故事

袁世凯与段祺瑞

枭雄际会      风烟再起

乱世恩仇      雄踞北洋



团结出版社

014037873

I247.53  
867

# 呼啸北平



野芒著



北航

C1725960

I247.53  
867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呼啸北洋 / 野芒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126-2259-3

I. ①呼… II. ①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6034 号

---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 (出版社)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170X24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4.25

字 数: 453 千字

印 数: 5000

版 次: 2014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978-7-5126-2259-3/I · 862

定 价: 42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

# 目 录

---

## 序 章 只有段祺瑞三炮都打中了靶

### 第一章 袁世凯：段祺瑞是个人才

- 1 下马威/8
- 2 打自己两百军棍/16
- 3 竟然是明天的考题/21
- 4 这个段祺瑞可称得上北洋之虎/30

### 第二章 段祺瑞：袁项城对我有知遇之恩

- 1 袁大人的号令要紧/48
- 2 遇到了个大才/52
- 3 把脑袋挂到树上去/58
- 4 成了亲戚/68

### 第三章 段祺瑞：袁项城肩头有力

- 1 太后到/74
  - 2 向件只村开炮/80
  - 3 秋操出了大风头/90
  - 4 袁世凯就是曹操/107
-

---

#### 第四章 袁世凯：全亏段芝泉救了我一命

- 1 袁世凯不杀不行/118
- 2 我说兵变就是兵变/126
- 3 要不是你我完了/134
- 4 野老胸中负兵甲/138

#### 第五章 段祺瑞：我懂得袁项城的心思

- 1 天，闹翻天了/144
- 2 我还是在这儿钓鱼/154
- 3 看看咱北洋的手段/163
- 4 出山/172

#### 第六章 袁世凯：段芝泉就是我的一只手

- 1 包袱里滚出一颗人头/180
  - 2 打，还是不打/187
  - 3 皇上只有退位/199
  - 4 不退位就带兵进京/207
-

---

## 第七章 段祺瑞：袁项城对我不放心了

- 1 你是总统 我是老总/220
- 2 这事儿得我说了算/238
- 3 不可/246
- 4 就是不可/254

## 第八章 袁世凯：段芝泉与我对着干

- 1 你绝不能当皇帝/264
- 2 要头，还是要脸/275
- 3 总统府里挨了土坷垃/285
- 4 怎么办/289

## 第九章 段祺瑞：就是要跟袁项城针尖对麦芒

- 1 就是要做皇帝/298
  - 2 造孽呀/307
  - 3 西南起火/318
  - 4 坐在城楼看风景/324
-

---

## 第十章 袁世凯：北洋往后就看你段祺瑞的了

- 1 皇帝当不成了/336
- 2 这个段芝泉别有用心/350
- 3 北洋成了掉地的瓷瓶子/361
- 4 往后全靠你了/369

## 尾 声 段祺瑞接过了北洋旗/380

---

## 序章 只有段祺瑞 三炮都打中了靶

进了山顶的观操棚，李鸿章一撩仙鹤补服下摆，端端正正坐了下来。

这时，风刮得越发猛了，四下里高高低低、黄黄绿绿的各种柏、柘、槐、柳俯俯仰仰、摇摆不定，满山都是树叶儿的哗哗声响。接着，适才还星星点点的雨点儿噼噼啪啪、密密麻麻落了下来。一时间，乌云翻滚，狂风呼啸，雨声嗽嗽。从山顶上透过雨幕往大沽口望去，远处，朦胧中海浪一波荡去，又一波荡回，一忽儿拱起如山，一忽儿又跌落成谷；近处，一个接一个浪头撞到岸上，浪头迸开，水花扑向半空。几个白色的炮兵靶船在浊浪中时隐时现，起起伏伏。

“开始。”李鸿章道。

观操棚两边，各站立着四名传令兵，四个手持铜号，四个手握红色三角小旗。得了号令，四名号兵举起铜号一起吹响，号声呜呜，向四处弥漫开去，立时传遍了整个北洋武备学堂。

北洋武备学堂就建在海河下游东岸的一个去处。高高的城墙围成了一座硕大土城。一条护城河又将这城墙四面环绕，河岸上齐齐地植着一排杨柳。朝向海河一面的南北两个城角上，筑着两座炮台。城西城北两面各开了一个营门，门外皆架着吊桥。学堂就建在城的中间，堂东是弹药军械库与马厩，西面是练兵的大操场。东南角上则建着个练习架桥的大水池子，北面便是武备学堂的演武厅了。



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时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建起了这座学堂。第一期从淮军里招了百多个弁兵，设了步、马、炮、工程四科，重金请了德国教官，按着西洋的路子学起行军打仗诸般本事来。

大清朝自打经历了鸦片战争、洪杨作乱，便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曾经横扫中原、夺得天下的八旗、绿营，也成了烂透了椽子，支撑不了大清这个四处透风漏雨的破屋顶了，只仗着湘军、淮军勉强撑持着局面。真可谓内忧外患、国颓兵弱，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。因此，一心搞洋务的李鸿章，生了强国强军的心思，办起了这大清朝头一所培养陆军人才的军事院校，咬着牙定要练出一批俊才来。学堂建起，李鸿章自是当作了心肝宝贝，得空便来巡视察看，学兵月考、季考，也都亲来监督。今日头晌，已是看过兵、马、工程三队演练，这时正要观看炮队打靶。

听到号声响起，学堂总办李宗濂刚要说话，总教习崔曝已上前道：“卑职有事禀告中堂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禀中堂，眼下雨势忒大，风也刮得猛烈，能否……能否……”

李鸿章本来就是个狠角色，听了这话又嗯了一声，脸上露了些不高兴的神色道：“吃粮当兵之人，做的便是生死不惧的营生，刮风下雨何足道哉？正好倒要看看尔等的本事！”

学堂会办萌昌向着崔曝丢个眼色道：“依例进行！”

“嘘！”崔曝不敢多说，皱着眉头到了观操棚外，向着站在雨中的八名传令兵把手一挥。

四名拿旗的传令兵见了，立马举起三角旗向着山下摇了几摇，那四名号兵则又举了手中的铜号呜呜吹响。观操棚不远处，号炮也噼噼啪啪接连响了六声。

山下炮队的学兵早已在雨中排好队伍，看到号旗摇动，又听得号声、号炮接连响起，都知这是演练开始的号令。可瞅瞅这恼人的天气和远处的靶船，个个不由得心中发毛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依了德国教习的口令，依次跑上炮台去，操持起德国克虏伯六生陆炮，向着海里摇摇摆摆、若隐若现的靶船瞄准、射击。

山上，李鸿章举起了望远镜。

炮位上火光一闪，接着轰地一声震响，海中蹿起几丈高一股水柱，水柱在半空里四处散开，好似绽放了一朵银色的花儿。不多时，水柱落了下去，

却见那靶船依然在水面上晃晃悠悠。

没有打中！

山顶上。武备学堂的几名官员大气也不敢出，只是不住地偷眼去瞧李鸿章的脸色。

接着又是几炮响过，皆像前边一样，炮弹没有一颗挨着靶船的边儿。

李鸿章脸上一丝儿表情也看不出来，这更令众人怀里揣了只兔子。李宗濂更觉得浑身不得劲儿，道：“中堂，今日天气着实有些……”

“唔。”李鸿章正眼也不瞧李宗濂，只是徐徐道：“本部堂倒要问上一问：往后临敌开战，是否先跟对手打个招呼，选个风和日丽的时辰？”说这话时，声儿虽是不高，却带着十分煞气，众人听了都不敢抬头。

李宗濂连忙弯下腰去，抹着脸上的汗珠儿道：“都是属下的不是。”

又是连响六炮，也皆炮炮走空。李鸿章哼了一声，把望远镜往案子上一顿，站起来往棚外便走，一名亲兵忙上前撑起伞来，却被李鸿章猛地一把拨到了一边。显见李中堂是动了真气了。

众人变了脸色，急忙跟了上去。

刚走了三五步，又响了一炮。这次，山下山上不约而同传出一声欢呼：“噢！”

李宗濂扭头看见，一颗炮弹在水中炸开，把一个靶船打得粉碎，船板与船帆等各色物件在天空中四散开来，顿时高兴万分，尖了声向李鸿章喊道：“中堂大人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！”

李鸿章缓了脚步，扭过头向山下炮台看去。不多时，又是火光一闪，轰隆一声响，又一条靶船应声炸碎。

山上山下又是一阵欢呼。

李鸿章脸上顿时显出惊奇的神色，扭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观操棚前，随从赶紧把望远镜递了过去。

炮声又起，李鸿章透过望远镜看得真真的，这一炮又是正中靶船。

李鸿章顿时眉开眼笑，道：“快快快，传这名炮手速来见我。”

不多时，一位青年军官快步走了上来，到了跟前，按了学堂的规矩向着李鸿章板板正正行了一个军礼。

李鸿章上下打量着这年轻人，只见他身着黄卡其布新式军服，个头不算很高，身板儿却极为壮实，略黑的四方脸上两道浓眉很是显眼，一双眼睛虽是不大，但眸子中精光闪烁。一举一动不慌不忙，却又利索敏捷，浑身

透着一股精明干练、冷峻刚毅的劲儿，还带着些老成沉稳模样。

李鸿章没有做声，只是定定地紧盯着这年轻人，就像龇着牙的一只狼恶狠狠地瞪着一只兔子，目光里满是煞气。一旁的人看了，也有些汗毛发乍。可这年轻人却依然定定地站着不动，神色一如平常。

李鸿章爱用这招试探别人的胆气，那胆子小的，在他这刀子一般的目光逼视下，不是头上冒汗，便是浑身打颤，腿肚子发软，或者是说话不成溜儿，可眼前这小子却是镇定自若，不由得喜欢起来，心中暗道：这小子有些胆色！点了点头，换了一副表情问道：“适才这三炮皆是你打的？”

“回中堂，是学生打的。”

“不错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学生段祺瑞。”

“哪年生人？”

“同治四年。”

“噢，那今年正是二十一岁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听你口音像是安徽人？”

“安徽合肥人。”

“噢？”李鸿章声儿忽然高了起来，在椅子上向前倾了身子问道：“你也是合肥人？”

荫昌看李鸿章脸色变了正色儿，也插嘴帮衬道：“合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，确为英雄辈出之地呀。”

李鸿章也生在合肥，所以时人多称其为“李合肥”。这时却对荫昌的马屁权当没听到，只盯着眼前这位小同乡问道：“你祖上是……”

段祺瑞躬身答道：“回中堂大人，祖父讳名段珮，做过淮军统领，授振威将军。当年也曾跟随中堂大人平过捻子，家父段文杰如今在家种田。”

“噢！”李鸿章一拍椅子扶手，满脸喜色溢了出来：“可是刘铭传‘铭军’里的段珮段韞山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哈哈。”李鸿章几步来到段祺瑞跟前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点头道：“依稀带着乃祖当年的神采。哈哈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旧部后人，着实让人欢喜不尽。”

段祺瑞急忙退后两步，跪倒在地施了一个大礼。

李鸿章心中透亮，知道段祺瑞这是替祖上向长官行礼，也是晚辈向长辈行礼，心中暗道这小子伶俐知趣，越发高兴，急忙伸手把段祺瑞搀了起来，问道：“听说榷山已是故去了？”

“故去六年了。”

“噢。”李鸿章点点头，回到座位上坐下，满意地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到底是将门出身，没有辱没祖宗。”

“学生惭愧。”

李鸿章有了十分兴致，又询问起战阵操法、临敌用兵事宜来，段祺瑞平日里少言寡语，此时面对名头儿震天价响的李鸿章，却是不慌不忙，从从容容一一答过。李鸿章连连点头。

眼见李鸿章高兴起来，李宗濂只愿他更加欢喜，以淡去适才的不快，也道：“段祺瑞确是可造之才。十五岁时，就曾独自一人步行两千多里，从安徽宿迁一路去了山东威海，投奔叔父当兵，可见年少时便坚韧耐苦。进武备学堂后诸般用功，如今已成学堂诸子之翘楚，娴熟各项操法，精研各类战法，对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算法，也无不洞悉要领……”

李鸿章哈哈笑着，突然道：“好好，贼娘好好地搞。”

观操棚里，有几个人顿时愣了，不知为何说得好好好的，中堂大人却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粗话来，就连段祺瑞也是一愣。

李宗濂是久随李鸿章左右的，自是熟悉李鸿章的怪性子，对下属、晚辈或是亲近人等，如是喜欢的，常常张嘴便是“贼娘好好地搞”。因此李鸿章身边的人，得了这一声骂，无不高兴得心花怒放，因为中堂自此便把他当成自家人了。

李宗濂笑着对段祺瑞道：“中堂让你好生努力。”

段祺瑞道：“学生牢记在心。”

李鸿章道：“我淮军将勇历经血战，立下了不世之功。后人当承继祖上血性，好生历练，以建功立业，光大门楣！”

段祺瑞恭敬地连声答应。李鸿章又教导了一番，方挥手让他去了。

望着段祺瑞走远，李鸿章满意地拍着椅子扶手道：“此子着实不错，性子沉毅果敢，又熟知军事，俾其造就，是个可用之才。”又对荫昌、李宗濂道：“眼下天下扰攘，列强环伺，正是用人之际。我军强盛，全仗此等年轻才俊。本部堂看这武备学堂里边，段祺瑞，噢……还有王士珍、冯国璋几个皆出乎其类、拔乎其萃，是可造之材，你等应好生教导、多加培植才是。”



李宗濂连连说是。

李鸿章起身出了观操棚，向着自己那顶银色顶子皂色盖帏的八人抬轿子走去，李宗濂急忙上前打起轿帘，李鸿章上了轿，轿夫抬起朝山下走去，李宗濂几个步行跟在轿子后边。

这时，风依然刮得紧，雨却小了许多，下山的路上虽说一溜儿全是人，但都肃然无声，一派森严气氛。

突地，轿子里边传出李鸿章的吟诵声来。声音里带出几分苍凉，也透着几分豪迈。

丈夫只手把吴钩，  
意气高于百尺楼；  
一万年来谁著史？  
八千里外觅封侯。  
定将捷足随途骥，  
哪有闲情逐水鸥！  
笑指卢沟桥畔月，  
几人从此到瀛洲？

# 第 1 章

## 袁世凯： 段祺瑞是个人才

1

下马威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。

冬日。

东边微微露出些鱼肚白来，四下里依然幽暗静寂。摇曳的灯影里，影影绰绰地看得出，细碎的雪花儿飘飘扬扬。尖利的风从干枯的树枝上划过，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啸叫。

天津小站还在酣睡中。

洋号声骤起，黎明前的沉静和鼾声顿时便碎了。军营里骤然一片声地吆喝：“快起，快起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！”

睡梦中的兵卒从床上翻身坐起，手忙脚乱地穿衣、下地，上下收拾，然后掉了枪械往外便跑。

最南边那间营房首先开了门，刺骨的冷风夹着雪花儿迎面扑了进来。众人打个寒噤，伸了头看去，天还没亮透，雪花儿正漫天乱飞，门前的雪已是积了一拊来厚，不禁啊呀叫了起来，流水似的缩了回去。

哨长的脑袋却伸进屋来喝道：“手脚麻利点儿！袁大人可比不得胡大人那么好相处，违了令让你吃军棍。快着，快着！”

号声又响了一通，比往前更急了些。众人不敢怠慢，乱纷纷向大营盘操场跑去。多嘴的兵一路跑一路湿哈着骂起来：

“奶奶个熊，谁这么操蛋？还不到起操的时辰呀？吹什么破号！”

“腊月风咬人肉，爷的皮都冻酥了。这么折腾忒不地道。”

“你小子别嘴上没把门的信口胡咧咧，小心袁大人听到了揪下你的鸟来。”

“操！老子跟小日本面对面动过家什，怕过谁来！他袁世凯捅破天就一个三品虚衔道台。放到眼皮里头都不硌得慌，吓唬耗子呢！”

住在老左营、传字营、操场河各处的兵卒，皆是一路吵着骂着跑着，向着大营盘操场会聚过来。

天津小站原先叫做新农镇，离天津有七十里远近，本来是周盛波兄弟带着盛字营的淮军驻扎屯田的去处。甲午战事一开，盛字营从小站开上战场，没走几个回合便垮了，没再回来。大清朝与日本的这一场大战输掉了底儿，栽了老大一个跟头，只得再次割地赔款。一时间，朝廷上下便都动了推行维新、强兵兴武的心思。长芦盐运使胡燏棻收拢淮军余部，又招了些新兵，聚了五千人，叫做定武军，配上洋枪洋炮，学着西式操法，在小站各处驻扎了，重又练起兵来。前几天，朝廷将胡燏棻调去做了卢汉铁路督办，换上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做了这儿的督办，定武军也改了名字，叫做新建陆军，继续操练了起来。往日里再过半个时辰才到上早操的时候，所以，号声一响，弟兄们都有点儿手忙脚乱，也闷了一肚子气。

到了大营盘操场，便见四周的灯尽皆亮了起来，明光彻照如白昼一般。阅兵台下，面朝着操场，已是立了一队士兵，这便是督办中军卫队的士兵了，他们皆是高大魁梧，每人腰挂洋刀、手握军棍，威风凛凛，叉开腿立着一动不动。阅兵台的后边，十几杆大清的龙旗哗啦啦随风翻卷。

阅兵台中间站定一人。这人个子不高，看去却是极为壮硕精悍，他也叉着腿站在那儿，像竖着的铁柱子一般，透着冲天的气势。此人正是温处道、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。他的身后站着一排军官，便是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、左翼翼长姜桂题、中军官张勋、执法营务处总办陆建章等几个。他们的顶戴和肩上都落了一层雪花儿。跑到操场的官兵明白，他们都已来了多时了。

各营统带一片声地喊着号令，渐渐地官兵在操场当中排齐了队伍。

雪下得越发大了，满天空都是纷纷扬扬的雪花儿。

陆建章上前几步，拂去袁世凯肩上的雪，将一件皮大氅披了上去。袁世凯却沉了脸道：“弟兄们都立于风雪之中，我怎的与他们不一样？”一把扯下大衣，就手往地上一扔。

操场上的官兵看得真真的，皆觉得有些惊奇意外。

这时，噔噔噔三声炮响，官兵们知是就要开始演操了。



袁世凯睁圆了眼睛，由左向右缓缓一扫，那目光冷冷的，站在前边的士兵觉得一股寒气直扑过来。

张勋高声大叫：“立定！”

哗地一声，四千多人马脚跟一并，挺直了胸膛。

“摘枪。”

士兵把步枪从肩上摘下，枪托子在地上一顿，又是哗地一声。

袁世凯向张勋道：“各营点报人数。”

张勋发下号令，各营统带立马清点起人数来，不多时，点报完毕，各营统带依次上前禀报，算来总共缺了十几个人。

袁世凯顿时黑下脸来，问了缘由，得知有六个兵受了风寒告假，袁世凯立即吩咐医官前去诊治，并嘱咐另给这六人加做些好吃饭食。

台下的士兵听了，一时觉得心口窝里热乎乎的。

袁世凯又问官长与教习是否全到，陆建章道：“炮兵教习段祺瑞未到。”

“嗯？”袁世凯翻起眼皮。

陆建章向前跨了一步道：“禀大帅，段祺瑞夫人临产……”

“可曾告假？”

“未曾，估摸事儿仓促，不及告假……”说着垂下了头，退后一步。

袁世凯略一沉吟，指了陆建章道：“此事查明报我，如是懈怠，重加责罚。”

就在这时，五个兵丁从场外跑到近前来，身上器物滴溜当啷，长枪斜着歪着，显见是起得晚了误了时辰。张勋几步上前，向着这五个兵大叫一声：

“站下！”

袁世凯面沉似水，道：“执法营务处总办何在？”

陆建章跨前一步朗声道：“在。”

“出操迟到当做什么处罚？”

“责军棍五十。”

“打！”

陆建章答应一声，一声令下，台下站着的中军卫队士兵大步上前，把迟到的这五个兵揪到场边，摁翻在地，抡开军棍便打。

自打胡燏棻在这儿练兵，众人从未经过这般阵式。一时间大气也不敢喘。操场上只听得军棍着肉的噼啪声和挨打士兵的惨叫声。

打完，袁世凯方高声道：“本督办今日提前半个时辰吹号集合，尔等可知为何吗？”顿了一顿又道：“一、便是想验看一下新建陆军是不是遵守号令、